

朱子語類

五十五之八 孟子

滕文 離婁 萬章

□ 13
2939
19



2939
19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五

孟子五

滕文公篇

滕文公為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賜

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德明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躡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端蒙

吾類

去五味均平藏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

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道夫
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可學

孟子道性善其發於外也必善無惡惡非性也性不惡矣節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

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蓋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還伏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嘗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蓋只有憲宗會用得他也錄作憲宗也餘用人或曰用李絳亦如此曰憲宗初年許多伎倆是李絳教他絳本傳說得詳然絳自有一書名論事記記得更詳如李德裕獻替錄之類夢孫李仲實問注云惟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入蓋

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及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如此方是讀書 闕相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亦只說得時暫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初無預於己若要看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此語最為親

切學者知此當於喜怒哀樂未發加持敬工夫於喜怒哀樂已發加省察功夫方為切已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性圖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
是發而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性善性無不善性無善發而中節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過了當時啟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揚

問集注云云曰太繁是如此孟子七篇論性處只此一處已說得盡湏是日日認一過只是要熟又曰程子說才與孟子說才自不同然不相妨湏是子細看始得賀孫問三子之事成觀則若參較彼已顏子則知聖人學之必

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尚志曰也略有箇淺深恁地看文字且湏看他大意又曰太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細分別出來又却鶻突到恁地細碎分別得出來不曾看得大節目處又只是在落草處尋道夫曰這般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曰然道夫

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問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果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可學

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
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
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造
齊梁之君者造之兼又不多時便為宋所滅因言程先
生說孔子為乘由則為乘由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
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
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
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此亦是講學之有關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
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
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唯是聖人便事事窮到
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

能言之却是當時祀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取以證聖
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略也
而已廣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專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
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既之
服衾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可學
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
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廣

滕文公問為國章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

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澮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闢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黃

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說人說話蓋田地一方溝澮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里而改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為百里便都着那釁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必大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人舉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某地屬某國至於淮陽太

守無民可治來歸京師此尤可笑正義引劉氏皇氏熊氏說皆是臆度迂僻之甚人傑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方

世祿是食公由之人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錄也作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德明

孟子只把兩我公由證周亦有公由讀書亦不須究盡細微因論水嘉之學於制度各物上致詳方子

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丟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來集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

是燕韓之類曰然可學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法之說如何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去偽

或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

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孟子拗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又如先儒說封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併大疆界始太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為大國豈有此理禹塗山之會執王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為一處都來朝至想得禮數大段蕃直後來到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吞併為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為大國然聖人立

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謂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
四面太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
外加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別
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蓋孟子時去
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時既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
攷所以難見得端的又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
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地方千里如齊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少廣闊
問幸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由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
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
十五畝乃十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
亦只是言太槩耳未必曾見周禮也時舉

有為神農之言章

德脩解君民並耕以為有體無用曰如何是有體無用這
箇連體都不是德脩曰食豈可無但以君民並耕而食
則不可不成因君民不可並耕却不耕耕食自不可無
此是體以君民並耕則無用曰有太人之事有小人之
事若是以君民並耕畢竟體已不是文蔚
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謨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
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
教之放勛曰曰字不當音駟備

墨者夷之章

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

言
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
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
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
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三本也
去偽

亞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
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誤出來揆孟
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
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入之心推來愛
親是甚道理時舉

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

所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
退與彥忠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
愛並立故曰二本德明

或問一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
如一本有兩根也熹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
之親猶己之親如牽被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
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左成句法若
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至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既是一本其中
便自然有許多差等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墨子
是也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
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
格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饒
如何強得閑祖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方子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
燾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屢矣不能正射王良以詭御就
之故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

用處故不正侯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此時御法尚
存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
將來又學其法不得其舊學且亂彈謂待會却依
法元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
太繁只是無此字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
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
家立身更無此字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
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此字不合於義這便是行
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
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

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居之間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

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

是就心上說擇之六廣居就存心立字是就身上說行

字是就施為上說賀孫

居之間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

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植

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

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著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

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

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節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集義

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

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閑祖

問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氣否曰然浩然之氣

須是養有下立夫處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左

能如此大雅

問居天下之廣居云云如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

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林擇之云如不與驩言之

事亦是正位曰然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慰之辭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謨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

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王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因說孟子不見諸侯及此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充神之操則規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臚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至

公都子問好辯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

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
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
似天地有闕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
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
是甚力量直有闡闢乾坤之功賀孫

堯晚年方遭水堯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曉胡安定
說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蓋堯甚以為
敵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
是不曾見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
治黃河費許多力黃河今由梁山泊入清河楚州振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
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

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
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
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
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
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
目觀之者知所懲觀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庄例加某
字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
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它筆削不得
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
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添傳
既又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天

八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子薨此等顯然在自歸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淪沒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

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它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備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關之如不共戴天之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怒這只喚做賊邊人賀孫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關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必孟子不得曰孟

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時舉

因君之看好辯一章曰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路人楊氏只理會自己所謂修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故至於無君要之楊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順生向上去是順理今一枝乃逆下生來是逆理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橫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君壞宮室以為汚池棄田以為園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耕桑麻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墨逆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相食此孟子極

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

此一段多推本先生生意非干

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揚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恤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

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升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踈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四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命殺使天下悵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

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問也何嘗有廢彼亂革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或云若論其脩身行己人皆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很屬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可畏可畏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處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遙物外種

足其身不履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
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論語墨絲見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
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語類卷五十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六

孟子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
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
憑信之信此理只要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
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
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然見世
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
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為且凡云
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

言
卷五
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
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
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
為惡矣
卓○個
錄畧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而士是百官守法
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
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
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
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
國定也
個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
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

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
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
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
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
着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
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
向而細密着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
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須
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
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為是克去已私便復禮如
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
淳

責難於君謂之恭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

非尊之而何陳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爲善而不
之諫或謂君爲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
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
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
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
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
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
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
不足與有爲然不脩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
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

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
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
此望之也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分
上理會把他做箇本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
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
實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
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
成矣

規矩方圓之至章

問規矩方圓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

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問欲為君堯舜而已矣昨因看近思錄如看二典便當承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其謂堯所以治民脩己而已舜所以事君誠身以獲乎上而已曰便是不如此看此只是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如何恁他硬要椿定一句去包括他得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自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

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濟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了便了只是大槩言觀盡之法如此或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

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因言胡季隨主其家學

三代之得天下章

廢興存亡惟天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及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
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
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
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
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
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
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
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
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

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
正是聖人因責人而點檢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
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
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
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
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
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
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
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
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孫賀

為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佐

天下有道章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全

不賭是只是以力論振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

是理當如此淳

仁不可為眾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

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眾去抵當他蒙

仁不可為眾也毛公注亦云盛德不可為眾也為飛戾天

注亦曰言其上下察也此語必別有箇同出處如金聲

玉振兒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亦必是古語笛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

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

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非者則曰

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

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個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

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時

自暴是非毀道理底自棄是自放棄底賜

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

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

絕也祖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答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誠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梁云平日大為科舉累曰便是科舉不能為累卓問向所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集注暴害也牛不同曰也只是害底是如暴其民其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

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含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入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祖道

居下位章

誠是天道在人只說得思誠泳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它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

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舉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力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舉

伯夷辟紂章

才鄉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招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

可以見其不倚文蔚錄云如此却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他雖如此却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
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備。文蔚錄意同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取歛之徒也舉時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備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檢聖人但知恭檢之不可不爲爾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夫道

淳子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備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

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感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自排布官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諫問有不好君如何格之曰其精神動作之間亦須有以格之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妨

人之患章

孟子一句者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之類當時議論須多今其所記者乃其要語爾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德修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哺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文獻

仁之實章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

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胡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然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文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忠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

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

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於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直是如此實問仁

之實事親是也切謂實者是事親得其驩心當此時直是和悅此是實否曰不然此乃樂之實樂斯二者之事

但事親從兄是仁義之根實處最初發得來分曉向亦曾理會此實字却對得一箇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

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乃華也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事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

為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

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節

問事之當為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為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為而不歸之

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為不當為

問義之實從兄是也曰義是那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子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以從兄曰父子兄弟皆是思合今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兄弟比

父子已足爭得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日從兒
 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明德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兒是也
 知羞惡與從兒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
 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
 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
 有旨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之木
 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
 二者為主而以禮為節文斯二者智為知斯二者柄謂
 仁義二者之中又當以仁為主蓋仁者愛之理愛之得
 其當則義也曰義却是當愛不當愛柄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節

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
 極初生亦只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節
 問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知之實知斯二者禮知似
 無專位今以四德言却成有四箇物事曰也只是一處
 如此說有言四箇底有言兩箇底有言三箇底不成說
 道他只說得三箇遺了一箇不說四箇言兩箇如扇一
 面青一面白一箇說這一邊謂之青扇一箇說那一邊
 謂之白扇不成道說青扇底是說白扇底不是節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
 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明德
 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節
 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節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
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痛快周流不
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
只恁地把捉安排總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
至問如今也且着恁地把捉曰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
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
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過不得賀孫問如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
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常
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
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着理會孟子
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

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
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
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于細節節應拍方
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
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
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底
滔滔流將去孫賀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父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

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

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

個

恭父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母於道，恐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此曰人字只說本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入承親順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蒸蒸又下，落姦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替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

了下面所以說替叟底

舜盡事親之道而替叟底，豫替叟底，豫而天下化，替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盡性也。

語類卷第五十六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五十七

孟子七

离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若合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
 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
 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為竹節又有竹符
 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為符
 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
 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其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
 為信也曲禮曰獻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
 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倂同。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皋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
子之言非是其說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施梁柱
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
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先生以為疑或
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用其車以渡入然此類亦何必
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
惠耳爾。卓錄云或問車輿豈可以涉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
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自
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毋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

終以惠勝歟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
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鄙鄙有章只
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必大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
以行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言人之不善章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孟子因事而高之人傑
仲尼不為已甚章

仲尼不為已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
樂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
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

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己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問仲尼不為己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大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何只是氣質有偏此之

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正重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傲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存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此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道夫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矢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白事事理會得都無許多技巧

時舉加或錄云只慈地白直做將夫無許多曲折又云坦坦然明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不
 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
 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此子機關計此子利害
 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
舉時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
 物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
 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
 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
 純一無偽賀孫錄云大人之心所以為大人者却
 緣是它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
 之心只作通理萬變赤子之心亦純一無偽說蓋大人之
 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
 為無

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
 然亦無知但眾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學
 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
 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
 無那赤子時心義剛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
 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
 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
 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錄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
 渴則飲便是已發寓

養生者章

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先先生曰亦說得好闡祖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為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謨

問道者進為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却只是循道以進

耳道字在上可學

敬之問道者進為之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是道理都自湊合得着故曰逢其原如冰之源流出來這邊也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賀孫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厭厭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傳學而謹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備

君子深造之以道道只是道理恁地做恁地做深造是日
日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深造之
以道方始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
得而今說得多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

孫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
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
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深則九
動靜語嘿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
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
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漢略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

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資
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
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
做功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
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此序便是以道不依此序便是不
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
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
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
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
管有滾滾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
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

錫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太實藏裏面只管取只
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
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
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
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
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又云資字如萬物之資皆訓取字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太要在
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助我不
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左邊
也是右邊也是都湊着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
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

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
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着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
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
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
源頭處莊子說將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着他原
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
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
頭湊着他原頭疑同見下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造是造道欲造道又着以道語
意似以道深造曰此只是進為不已亦無可疑公將兩
箇道字來說却分曉賀孫問深造之造字不可便做
已到說但言進進做將去又必以其方曰然又問取之

左右逢其原是既資之深則道理充足取之至近之處
莫非道理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資助既深資是
其事米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
取之左方便撞着這道理如有源之水源源流出只管
撞着他若是所資者淺略用出便枯竭了莊子說庖丁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
刀騞然莫不中音正是此意為人君便自撞着箇仁道
理為人臣便自撞着箇敬道理為人子便自撞着箇孝
道理為人父便自撞着箇慈道理與國人交便自撞着
箇信道理無適而不然細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但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
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謙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
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
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
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
尾而畧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或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憂游厭
飲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飲做甚底壽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博學而詳說之將夫反說約也惟先難而後易凡事皆然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

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
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
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去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
了又去裏面尋討簡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
尋討簡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
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
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
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
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
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
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

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
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
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
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
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个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
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個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
如為善無真實憊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
不實湏就此反躬思量方得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

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
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
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
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
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
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總稟於氣便有
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
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
物者只爭這些子賀孫時舉錄云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明人之心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

徐元昭問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何是存之曰存是存所

以異於禽獸者何故至存之方問因問元昭存何物元
昭云有所見曰不離日用之間曰何謂日用之間曰九
周旋運用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所以與人
異者曾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
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
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元昭又云萬
物皆備於我此言人能備禽獸之不備曰觀賢此言元
未嘗究竟可學錄別出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
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飢食渴飲之類皆
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
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君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君子存之

明於庶物如物格關祖

或問明於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太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係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偽夫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入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

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賀孫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賀孫

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理會過孫賀

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適來說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

言類

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孫

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臆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夫道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時舉

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可學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如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語公明儀但舉之兩四事極說得好泄字有狎底意思謨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淑一時皆到無有遠近方

語類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太法也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

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了文

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祖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故此度炎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祖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

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個

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為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予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盡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矣傑人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為厚若統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也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統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個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便似實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這便是情相

敬之問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為本
是順而不拂之意曰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
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
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久無羞惡之心非
入皆是自然而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
行南升。時

敬之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
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
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
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
方是人之得自然底從而順他時舉。同。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

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
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問南軒說故作本然
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
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着問既云於發處見伊
川云孟子說性乃按本塞原之理莫因發以見其原曰
然可學

器之說故者以利為本如流水相似有向下無向上是順
他云曰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
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說
此若將惡者為利之本如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這便
是將不利者為本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
氏自是出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據他說

塗之人皆可為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寫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冰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顛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健諒作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

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而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苟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如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又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謀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九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

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
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
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
言甚好端蒙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
知字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
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
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順
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鯨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
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
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如
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

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巳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
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
性矣水性就下順而莫之水之性也搏而躍之固可使
之在山矣然非水之本性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
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
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巳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
其間矣又問後商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
否曰然夫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
存而不忘否曰非也這便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
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

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
下文主甚麼說始得

問先生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

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

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又

問何謂處心曰以仁處於心以禮處於心集注非定本○節

蔡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

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

問程子謂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

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忠於誠實也人傑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

盡節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安得

不勇問祖

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松家

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湏量緩急問

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

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

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

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隣有鬪者雖閉

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中

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闢殿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備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母而相遇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息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子

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耳如匡章則其對也甚矣廣

孟子語類卷五十七卷終
語類五十七卷終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八

孟子八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并下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

并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
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白極知當孝其
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
為弟曰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
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
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
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
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
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賀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眾人都不會恁地
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

又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
渾全都無欠闕眾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
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
到大學工夫方始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
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須着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
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
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賀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
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他掩公須與
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剛

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象曰以殺舜為事章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何如白自是兩義如舜封象于有庠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因舉明皇長枕大被欲為仁而非仁云云賀孫不知何氏錄詳別出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湏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

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庠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

咸立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入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白又等湏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致

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煮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學蒙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益

問堯以天下與舜章

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

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佐

問百神享之云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蓋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法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文蔚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此于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

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真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志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判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賜云問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此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下曰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恁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廣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魯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蒙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

言卷五十一
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
乏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
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
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階之事亦
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軍
必是曾親履行陳寶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
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
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

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
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
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
反約之義也明德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
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
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
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
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
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
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

言卷一
九十一
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禮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佐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為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飢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

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為物之理，乃道也。祖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黑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祖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

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煮

伊尹之耕於莘也，傅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

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

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

之而已。瑋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

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仲敬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通更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個行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視曰明曰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謂之睿道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全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道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其間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可問伯夷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曰清和任已合於聖人問如孟子言只是得一節曰此言其所得之極耳可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也可爲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謨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魯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

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變來壓着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已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不得已否曰然

敬之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不

言類
卷五十一
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
格
敬之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
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
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
要恁底看所謂任只說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問
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
不如此着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
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孫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
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

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孰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
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
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
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
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
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
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
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
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
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
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且若更加

言數
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倘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個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祖與三子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噉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脈絡也曰不然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

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具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知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個

問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節在知行兩字上面源頭若見得偏了便徹底是偏源頭若知得周匝便下來十全而無虧所謂始終條理者集注謂條理猶言脈絡莫是猶

一條路相似初間下步時纔差便行得雖力終又是差否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擊得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問孟子又以射譬喻最親切孔子是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只是天不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舉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

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謨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太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爾不能管攝衆音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

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厚

至之問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王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時也恁地響但王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孫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訕然而止備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其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象說兒寬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節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

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孫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自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節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這是終條理孫

敬之問智譬則此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

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
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
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
人做重始得續

問聖知曰知是知得到聖是行得到解

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
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

雅大

黃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
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
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
亦偏子功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

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
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
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蘇文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
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
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
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
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
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
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
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
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

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自王振者其始末如一去方兒
寬亦引金聲王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
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與焉能語此去
或問王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
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
然始則有變王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去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
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
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
公所封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濶豈止百

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
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
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
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文別有財儲為
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
用又自別有錢也個

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
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昔人乃
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
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
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

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入數極多亦
 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嘗
 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
 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
 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
 事亦破入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
 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
 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廣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舜受天下
 不為泰於今為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烈

為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

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

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如陳常棣齊魯孔子沐浴而告尊公又此

桓子事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

勢可見倍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

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夫而

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牙

軍何假朱溫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

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

得成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

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木

仕非為貧章

問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真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耻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勞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布衣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序如此。君

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且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脩湏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驚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曾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此子在心中蓋要進出來只管跳躑爆趨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刺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間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

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

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然有節目

至錄云其中

如往後

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自如云廉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臣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

賀孫

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錄云孟子是義精所以不放過義是一柄利刃九事到

面前便割成兩片所以精之精義者蓋毫厘微細各有

義入神者蓋欲以致用也所以要精

義入神者蓋欲以致用也

義入神者蓋欲以致用也

語類卷五十八終

